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旧书摊的温馨时光

云泥

看到福民商厦旧书集市将再度搬迁的新闻,不觉想起曾经与旧书摊的温馨时光。我与旧书摊结缘,是我刚刚来到上海,在甘泉新村打工的时候。

那是一个晚风送爽的夏夜,我和几个工友漫无目的地逛到“新上海影都”,无意中发现昏黄迷离的路灯下,居然有个不大的书摊。那些书都是旧书,它们全摆在一块展开的塑料布上。我当时眼睛一亮,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,先是惊异地“哦”了一声,接着便欣喜不已地走上前去。我像母亲抚摸着初生婴儿似的轻轻摩挲着我中意的书,一本又一本,但苦于囊中羞涩,我不得不怀着失恋般的痛苦,放弃了几乎所有的书。权衡再三,思付良久,最后我选择了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。虽然我不知道《母亲》的内容是什么,但高尔基的来头大名气响,我觉得买他著述的书,是绝对不会吃亏上当的。而当我了解到这么一本世界文学大师的著作,索价仅仅五角时,我立刻银货两讫了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成了小书摊的常客。从此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而值得一提的,是为了认识书中的生字,我还破天荒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后来我在吉祥路开了车行,为了学习摩托车的维修技术,我每晚都要从虹口赶到真北中学学习。一天晚归,我又意外地发现,在桃浦路的路边,居然也有一个更小的书摊。这些书也都是旧书,纸质泛黄,甚至还稍稍泛着些微的黑色。我摩挲不已,爱不释手,因为它们都是世界名著。我买下半,老板高兴得当即眉开眼笑了。还有一次,我路过中兴路,看到路边也有一个旧书摊,于是停下观看,不一时,我就对李贽的《焚书》发生了兴趣,虽然我不知道《焚书》的内容,但“焚书”二字却让我浮想联翩。问问价钱,老板索价六十元,少一分都不卖,我当时囊空如洗,但为了拥有这本书,我叮嘱老板等我,然后忐忑不安地骑车回家取了六十元,才总算了却了与这本书的情缘。

再后来,我又发现在通州路居然有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旧书摊。说它是书摊,其实小瞧它了。因为它的旧书都是成堆地堆在摊位上的。那个多简直可以用书山书海来形容。回顾我只对小说感兴趣,于是错过了许多的好书。诚然,以后我又在许多地方光顾过旧书摊,但到底都没有这家大。它就是我所见过的旧书摊的大哥大。

现在,我定居罗店,家居附近的利用锻厂,已被改成古玩市场,里面也有几间旧书摊,于是我再次找到了精神的归宿,时时光顾,不为其他,只为享受指尖轻轻摩挲纸页的片刻温馨。

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b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那年秋季,我在鲁迅文学院与牧川相识,这姑娘大方而又漂亮。人就是这样,混熟了便容易交心,交心时就可能无话不谈。有些天,牧川总是紧蹙双眉。问她是不是生病了,她叹息道:“唉,是病了,你有对症的药么?”又问是什么病,她毫不掩饰地答道:“失恋了。”

失恋了。对症的药还真是不好找。有个同窗倒是想跟她好,可就是不入她的芳心。有一次闲聊,她坦言自己对军人颇有好感,但不知可有这种姻缘。于是,我想起一名歼击机飞行员,就告诉她,在我们空军部队里,此人还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,他有个笔名,叫麦穗。这一说,姑娘就抿嘴儿笑了:“好,老兄给我牵个线吧。”

这个牧川姑娘,性格有些像东北的天气,晴就是晴,阴就是阴,雷就是雷,雨就是雨,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,那叫一个痛快。她就说了句,“本姑娘等你的信儿。”一语罢了,也不知是何缘由,竟仰了头呱呱笑起来。这一笑,让人觉得未免有点“疯”。

两天后,我差点把“牵线”的事忘了。那天傍晚,我在饭堂里碰见她,她用筷子敲了两下空饭盒,说:“于兄,你的信儿呢?”这一下,弄得我有些尴尬,便赶紧说:“哎哟,我打个电话,让他来

见个面。”

说来也真是不巧,这电话打到郑州的飞行部队,我们的军旅诗人麦穗却探亲去了。这个电话又打到乡下,好不容易才找到他。我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,让他立马来北京赴约。

两天后,他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了,带着一身汗咸和泥土味,人也显得又黑又瘦。进了门,咕咚咕咚饮一大缸子凉水,嘴一抹就开始抱怨,语音中还带着乡土味儿:“这事弄得真不是时候,家里的麦子还没割完,娘听说你给我介绍对象,立马让我换了军装上火车,不走不行啊。我临走的时候,娘还病恹恹地蹲在地里拣麦穗。”

我听了,颇有些惊讶,怎么还要捡麦穗?他告诉我,天太热了,麦子熟得快,家里又缺人手,收割得迟了,风把麦子摔掉了头,不赶紧捡起来咋办。趁着飞行训练间隙,他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,赶回家帮娘收麦子。娘老了,身子骨不结实。他回到家的那天,娘正在麦地里忙,意外地发现儿子回来了,也没多说什么,却嗔怪地对他举起手……他就下意识地闭了眼,等着那只手的责罚。可是,

娘的手却没有打下来。睁了眼再看看,娘已经转过身去,只轻声说:“孩子,快捡麦穗吧,天一下雨可就完了。”

那天傍晚,他背起娘往家里走,真想想不到她是那么轻,轻得就像个孩子。说到这里,这个倔强的小伙子沉默了,喉咙里像是吞咽了什么,轻轻地咕嘟一声,又紧闭了双眼。

在北京的那天晚上,麦穗和牧川带着诗意和憧憬接了头,两人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揣测,这两个年轻人在某个私密处,有可能一整夜谈兴未尽。却不料,令人十分意外的是,部队的电话拐着弯儿找上来,要麦穗立即归队去参加西线的“轮战”。

每一个军人,都明白“轮战”意味着什么,那就是祖国的召唤,是义不容辞的战斗。军令如山倒,断不可有半点怠慢。

这日早上,牧川姑娘轻叩屋门,晚了。这下子,还怎么谈恋爱,他又飞了。而我,此时的感情也冲动了,不由得在屋里踱来踱去。我说:“姑娘你瞧,这就是我们军人,这就是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,普通人平日能够享有的,而我们这些祖国的卫士却难以得到。这样的人还不值得爱吗?拿

出勇气来吧姑娘,爱他!”牧川矜持地点了头,却又难以掩饰她的感动。接着,她当真买了火车票,匆匆地奔向恋人的驻地。唉,这姑娘未免有些感情用事,临行前也不跟我打个招呼,怎么说就走了。

三天后的傍晚,牧川满脸倦色返回来了。她说,与麦穗见面的时候,他正忙着准备起飞,实在不能陪伴她。为她送行时,也不得不让一位战友代替他。就在火车启动之际,那战友在站台上使劲挥手,大声喊道:“姑娘,等着麦穗,等他飞回来再见!”

说到这里,牧川眼圈儿发红了,扭过头眺望着窗外。我只能轻轻叹息一声,心里暗想:麦穗驾驶着歼击机飞过中原时,会不会望一眼自己的家园,望一眼尚未收割完的麦地?或许,老娘还蹲(或跪)在地上捡麦穗吧?

而此时,牧川姑娘要比我激动得多。她告诉我,听说机群在起飞之前,师长出了一道十分简单的考题:你的战机可发射多少发炮弹?麦穗当即挺起胸脯大声回答:“226发!”

接着,这姑娘哑然一笑,想要掩饰什么,眼泪却流下来了。而我,我说什么好呢?她显然知道,麦穗有意多说一发炮弹,也就是最后一发,有血有肉有诗情,那分明就是——他!

飞翔的麦穗

于波



盲道有光

王妙瑞

如果有那么一天,人行道上的盲道都消失了,我将欣喜若狂。

有盲道不好吗?多少人赞美梧桐树下的盲道,是上海的文明刻度,也像城市温度计,呵护盲人安全出行。全市有5000多条马路,四通八达的盲道数不胜数。当年南京路改建为步行街专设盲道,后

又将单向盲道升级为南、北两侧双向盲道,并接入大型商店和支马路,中华第一街洋溢助盲爱心。现在上海营运的全部地铁线路,523个地铁站点都有盲道。一级、二级视觉障碍者凭证,还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。

去盲道之念非我心狠。40多年前,我就是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,从事

残疾人事业,也同情最弱势的盲人群体,我用笔当他们的代言人,在报刊上呼吁全社会关注盲人行路难问题。上世纪90年代初,虹口区四平路铺设上海第一条试点盲道,因为附近有一家安置盲人就业的福利工厂,示范意义不言而喻。我在边上看着市政工人细心施工,目睹百政年来首条盲道在沪诞生。几十年来,人行道彩色地砖不断更换颜色和形状,而中间的那条黄色盲道始终不变,成为魔都的文明线、安全线、和谐线和温度线。

让盲道“脱盲”,是我



战友(纸本设色)周全

您“视野”开阔吗?

王一心

单位体检时,老刘本以为自己“看得清、看得远”,没想到医生却建议他加查眼压和视野。他还笑着说“我视野开阔着呢”,却不知道,眼科所说的“视野”,和日常理解完全不同。

在医学上,视野是指双眼注视前方时,能够感知到的整个空间范围。平时检查眼睛时,看视力表的变化,但视力却仍然正常,很容易忽视。在视野检查中,如果发现视野的一角或半边看不见,可能有视网膜脱离、偏盲、视路任何部位的血管性改变;如果视野中有一个看不清的区域,应考虑到眼底有病变。

现代的视野检查法不但实现

了标准化、自动化,而且与其他视功能检查相结合。视野检查属于一种心理物理学检查,反映的是患者的主观感觉,因此需要患者的配合,检查结果受到患者的注意力、理解力,以及设备等多种因素影响。

老刘的检查结果显示视野有缺损,眼压也偏高,确诊为开角型青光眼。经过及时治疗,老刘的眼压得到控制,视野也没有进一步损害。

这也提醒我们,眼睛健康不能只看“看得清不清”。在常规体检中适当关注眼压和视野,尤其是中老年人或有相关风险的人群,往往能在疾病早期就发现问题,把损伤控制在可逆或可控的阶段。(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)



杏林夜谈

七夕会

济南是一座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城。它南依泰山,北临黄河,素有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称。我年少时读《老残游记》,就对这座古城十分向往;后来又读了老舍的《济南的冬天》,对它有了更深的印象。

今年四月,春意正浓,我终于以96岁的高龄,在小辈的陪同下,自驾游了神往已久的济南。春天的济南,被翠绿的垂柳热情地拥抱着。七百亩的大明湖,春风拂过,吹皱了平静的湖水,倒映着翠柳的湖面,泛起阵阵碧绿的涟漪;雪白的柳絮随风到处飞舞。春天的济南,

正是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;一湖春水,更是绿得醉人!沿湖亭台楼阁,水榭长廊,花木扶疏。湖北高台有元代所建的北极阁,登阁可尽览湖光山色。湖东有纪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南丰祠,还有铁公祠等。

名冠七十二泉之首的是趵突泉。刘鹗是这样描写趵突泉的:“在大池之中,有四五亩地宽阔,两头均通鹅河。池中流水,汨汨有声。”“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,从池底冒出,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。”泉水依然清冽,汲取饮用,可以清心。趵突泉公园的漱玉泉北,有李清照纪念馆。易安居士是济南人,宋代著名女词人,婉约派之宗,也是济

泉城济南记游

周丹枫

南人的骄傲。相传她的故宅在漱玉泉、柳絮泉附近,泉水明澈如镜,她常对泉梳妆。1956年在此修纪念馆,1980年重修,古典形式,有正厅、耳房、溪亭、叠翠轩、曲廊等。这里陈列了李清照画像和她各种版本的著作,游客都会驻足观赏。大明湖南岸还有稼轩祠,即辛弃疾纪念馆,辛弃疾也是济南人。纪念馆为民房式建筑,院落两进,坐北朝南。正厅为卷棚顶式,厅内陈列了辛弃疾画像和其各种版本著

作。它和李清照纪念馆珠联璧合,均为济南的名片。

济南的七十二泉,除趵突泉外,珍珠泉因涌出的泉水状若珠串而得名。它和附近的溪亭泉等十处名泉,组成珍珠泉群,均流入大明湖。《老残游记》描绘的济南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柳”的秀丽景色,指的该是这一地区。

千佛山位于济南市市区以南,古名历山。相传舜曾耕耘于此,故又名舜耕山。这里山岩遍刻佛像,遂称千佛山。登山有东西两路,蹊径曲折,松柏夹道,景色旖旎。现在有索道,上下十分便捷。山上有始建于唐代的兴国寺和清代修建的一览亭。

“鲁菜”在中国的诸多菜系中也占有重要一席。“糖醋黄河鲤鱼”从济南北边的黄河就地取材,把活杀洗净的鲤鱼炸至外酥里嫩,酸甜适口,装盘时呈“鲤鱼跃龙门”状,可谓色香味俱全。济南传统小吃“油旋”,是一种皮酥里软的葱油饼,配“甜沫”或咸菜,乃济南男女老少皆爱吃的大众早点;另一种“甜沫”由小米面熬制,加进花生、豆皮、粉丝、菠菜,口感稠厚,营养丰富,名为“甜沫”,实则味咸,也是广受喜爱的早点。畅游济南,我饱览了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也领略了山东的食文化。

旅游

不久的将来盲道有“光”,盲人会有一双新“眼睛”。通过脑机接口,科幻照亮了盲道,三五盲人聚集在公园赏花,还能数出白玉兰有几片花瓣呢。那真是天变亮了,也更美啦!